

困境中的挑戰

突破政治牽制 召喚公民參與

文 / 吳乃德

當社會處於危機之中，而政治失去功能，來自公民社會的自發行動是我們可以仰賴的力量之一。因為政治成為危機，所以公民社會被期待。可是在許多時候，造成政治危機的社會分裂，同時也分裂公民社會，讓公民社會本身也成為危機之一。

如何脫離這些困境，讓「公民社會」成為真正的「公民的社會」，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。本文不企圖提供答案，不但因為答案難尋，更因為答案的獲得或許不來自「知識」的追尋，而是「行動」的生產。

政治無法解決社會危機

相較於古代的傳統社會，現代社會最大的特徵之一，是政治權力在複雜的社會及經濟分工中佔據主導地位。在現代的威權體制中，政治控制所有的經濟和文化活動；在民主憲政體制中，政治雖然被限制在某一個範疇之中，現代社會的本質仍讓政治不可避免地居於樞紐的地位。

現代社會的基本難題之一是，政治雖然宰制社會，可是卻經常無法解決社會危機。有時候，政治本身就是社會危機之一，甚至是唯一的危機。當政治對危機的解決失效，「公民社會」經常被召喚參與，有時候甚至被期待帶領政治。在某些特殊的歷史階段中，公民社會確實也曾經引導、或甚至主導政治解決社會危機。這是公民社會的光明面。

族群或種族對立製造分裂

可是對公民社會寄與相當期待的人，卻經常忽視公民社會本身也是社會的一部份，同樣受到相同歷史情境的影響和制約。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歷史情境，危機的本質不一樣。族群、種族、或宗教的分裂和對立，卻經常是共同的危機之一。

可是，這些分裂和對立卻也經常發生在公民社會之中。它們不但讓公民社會分裂，在很多情況下，甚至是這些分野在動員著公民對社會的積極參與，從而創造了不公民的、或不文明的社會

(uncivil society)。這是公民社會的陰暗面。

當社會發生危機，政治無法加以解決、或政治本身就是危機的一部份的時候，我們經常仰賴公民社會。有時候公民社會確實也不負期望，對政治產生了引導的作用。可是，更多時候，公民社會本身也承載相同的危機。陷在這種情況中，我們有什麼出路？

民主化促使公民社會出現

唯有在民主體制下，真正的公民社會才有可能出現。台灣自從民主化以來，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公民社會，在短期間內迅速成長，這反映在眾多民間社團的出現，及其行動活力上。其中似乎以婦女運動團體和教育改革團體，取得最大的成績。

可是至目前為止，這些公民社會中的社團，大多以單一社會議題為導向；其訴求鮮少和社會、政治生活的基本價值相關，或以體制性的變革為目標。雖然這些單一議題的社團偶爾也互相結盟，對基本的社會議題提出

訴求。可是基本上，他們的目標比較是社會性的、而非政治性的；比較是政策性的、而非體制性的。

以單一社會議題為導向

一般認為，民主體制雖然不一定是最良善的政治體制，可是卻是唯一有能力自我改善的體制。這個說法所指涉的應該是，公民社會對政治和社會價值可能發揮的改革作用。這也是為何我們期待，以實現民主價值為目標的公民社會之出現。

目前為止，和這些目標比較相關的公民社會，主要是某些知識界的社團和媒體。可是兩者似乎都有鮮明的黨



◆吳乃德/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



◆為協助解決新台灣之子的教養問題，教局開辦親子教養班研習。
◆新竹縣關西國小關心轄區很多外籍新娘的如何融入社會，連續辦了兩年的外籍配偶生活輔導與識字班的教學成果斐然，班班客滿。



派和政治立場，因而無法承擔公民社會引導政治的功能。雖然媒體是商業機構，可是由於其在民主社會中的功能，它不是成為公民社會的盟友，就是成為其敵人。

媒體的角色錯綜複雜

在大多數的新民主國家，媒體的角色是公民社會的敵人：採取鮮明的政治和黨派立場，討好其讀者，同時也鞏固、加深讀者既定的黨派立場。不同陣營的媒體和不同陣營的讀者 and 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，形成共生關係，互相鞏固、也互相敵對。

當我們需要公民社會幫助解決政治難題的時候，我們卻發現：公民社會和政治同

樣分裂，也因而成為政治、甚至政黨的週邊設施。這似乎是許多新民主國家的困境。我們應該如何突破這個困境？

共善的不同視野相互競爭

沒有人知道答案。或許：我們除了不應該假設公民社會永遠是社會的共善之外，也不應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整體。或許公民社會和政治一樣，不只需要經營，也需要競爭。政黨間為統治權力彼此競爭，公民社會也為社會共善不同視野互相競爭。

只是公民社會的競爭比較艱難，因為它不許諾任何的權力和利益。它唯一能提供的是，作為善盡公民責任的

滿足和意義。也正因為代價太高，報酬太低，在任何社會中自主的、活躍的公民社會都不是常態。

政治學無法回答的難題

即使最具活躍公民社會之傳統的美國，當今學界最有興趣的問題是回答，為什麼美國人愈來愈不願意參與公共生活？回顧台灣，我們也曾經在七〇和八〇年代見證過，蘊藏於社會中的龐大道德力量改變了台灣政治。如今我們能否期待相同力量的

發生？

到底什麼條件決定了公民社會的活力？什麼條件決定公民願意積極參與，保衛社會的共善？什麼條件讓潛藏於一般公民中的價值理念可以激發，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？這是政治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，卻也是政治學者最沒有能力回答、甚至不願意提出的問題之一。
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）